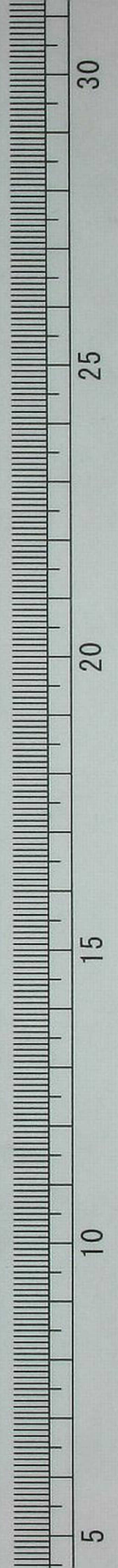


西文鈔

中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34  
2





文庫11  
D234  
2

隨園文鈔卷二

佛者九流之一家論

韓子闢佛太迂。白傳佞佛太愚。折衷者其北朝高謙  
之乎。謙之之言曰。佛者九流之一家耳。夫九流者君  
子之所不得已而存焉者也。三代下四民不足以盡  
天下之民。于是陰陽星巫佛老諸家興焉。如人身之  
有胼指贅疣。如人家之有羸僕惰遊子弟。亦皆不得  
已而存焉者也。倘必欲剷除而攻去之。奚能哉。奚必  
哉。然予以為佛之非佛。自知之不待人攻也。惟其自

道園文鈔

卷二



010190557354

知故所以備攻者無所不至而所以自衛與誘人者亦無所不周天下有非其力而可以美食者乎佛知之故茹素有非其財而可以厚葬者乎佛知之故火化有侈民而可以留種者乎佛知之故不娶此皆佛之本意也然其說則託之于慈悲矣示寂矣不媿矣且慮其坐而食則病乃體拜以勞之死而焚則熄乃塔廟以神之無子孫則絕乃招徒眾以續之取于人而自利則術破乃為祈為禱以利益之城市居則襲乃踞名山勝境以崇耀之曼衍其書一波窮一波又起故聰明者悅焉含宏其教元惡大慙立可懺免故

下愚者悅焉喜使佛而果自信其說則飲食男女可也唯別淑慝可也直指其理以示人可也又何必左支右絀廣招濫受而為是汶汶者哉彼九流者其誕與佛同而不自知其非故且肉食矣婚葬矣取人之財以自奉矣宜其教之行于世者不如佛也然不如佛而能與佛常存者何也則以無業之民非此不養與佛同故也且以吉凶禍福之說動人亦與佛同故也夫吉凶禍福無人而不動心者也因人所以動者動之乘其虛句其餘哀多益寡以暗輔井田封建之窮以補周官間民之職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周孔

復生必不信。九流而何肯信。佛必不去。九流而何獨去。佛若夫吉凶禍福命也。不因吉凶禍福而為善者。知命者也。孔子知命。自言年且五十矣。孟子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之論。是何造詣。而謂常人能之乎。韓子以知命之君子。望天下之常人。而白傳又甘以常人自待。吾以為所見皆出高謙之下矣。

劉後主可比齊桓論

李密論後主可比齊桓。人疑其阿。曰。君余謂非阿也。人君之道無他。用人而已。用人之道無他。勿疑而已。孔明之賢足用。後主之用孔明不疑。然則用伊尹。即

為湯。用太公。即為文王。矣。何區區之齊桓而震之。先主歿後。不聞後主下一詔行一事。一則曰丞相再則曰丞相。以為形迹無可疑乎。則全蜀之兵。孔明主之。在朝之臣。孔明黜陟之。鞅鞅非少主臣。漢宣之芑刺。此其時也。以為時事不足疑乎。則街亭一敗。陳倉再遁。魏之君臣。豈無反間之縱。廉頗之失止。此其時也。居可疑之時。操獨信之。識雖先主家法。孔明忠誠。有以致之。而要非後主之賢不及此。且吾以為後主不特比齊桓。且勝齊桓。齊桓多內寵。管仲不能裁。後主妃嬪之數。董允能裁之。管仲死。勸除易牙。豎刁開方。

桓公不能從。孔明死，勸用蔣琬、費禕、董允。後主能從之，其不顛覆典刑也。賢于太甲，其不惑流言也。賢于成王，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也。賢同孟莊子、馮乎使後主生守文之世，臣如孔明者輔之，致太平興禮樂，未可量也。丞相先亡，而諸賢短命，獨勸降之，譙周老而不死，豈非天哉。且世之稱孔明者，亦非知孔明者也。稱孔明者，疑若聰強、廉悍、目無明輩者矣。不知孔明之賢，即後主之賢也。其賢奈何曰：用人而已。其用人奈何曰：勿疑而已。夫馬謖一用而敗，似乎孔明非能用人者，不知此正孔明之能用人也。帝堯不以

一繇之故而疑舜禹，孔明不以一謖之故而疑諸賢。觀其推雲、長獎、馬超、拜許靖之虛名，用秦宓之利口，怨簡雍之倨床，聽子龍之還絹，縱法正之報恩怨，泣楊顛之諫辛勸，交元直而求啟誨，平交州而問得失，勤勤懇懇，樂取于人。孟子所謂好善優于天下者是也。秦誓所謂斷斷兮無他技者是也。後之人誤褒孔明而妄譏後主，宜其不知為政歟。

駁侯朝宗于謙論

侯氏曰：于謙非社稷臣也。故不諫易儲。袁子曰：于謙社稷臣也。故不諫易儲。侯氏欲論于謙，先讀孟子。孟

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又曰。大臣者以安社稷為容悅者也。宣宗以社稷人民付正統。正統不能守。付景泰。景泰能守之。然則彼正統者。固得罪於社稷人民。而孟子之所謂甚輕者也。其君輕則君之子更輕。當其時正統既棄其天子之位。而北狩矣。譬如更棄城。將棄軍。遺敵之擒。而僥倖返國。幸矣。復欲償其官。蔭其子孫。此何理也。晉惠公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光武曰。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復得。唐肅宗即位。靈武。明皇西歸。唐賢如顏平原。郭汾陽。無請上皇復位者。何也。至尊之位。非如奕棋。可朝暮易也。若論太

子之當廢不當廢。先當論景泰之當讓不當讓。景泰不當讓。則太子非天子之子。廢可也。景泰當讓。則羣臣當爭之於上。皇返蹕之年。不當爭之於景泰。易儲之日。景泰非周公比也。周公抱成王。未嘗踐天子位。而景泰固已建元改號矣。就使衛叔武有迎兄之美。宋穆公有立兄子之文。春秋責備賢者。以之責景泰。可也。責于謙不可也。夫謙固社稷臣也。以安社稷為容悅者也。但願其君有治世之大功。不願其君有謙讓之小節。金英婦寺之忠。爭太子生日。景泰默然。知其譎諫。亦不加罪。在謙固聞之矣。就使博一諫名。未

必。遽。于。主。怒。謙。誠。迂。儒。宜。諫。謙。誠。巧。士。亦。宜。諫。以。謙。之。才。而。不。出。此。者。其。所。見。者。大。而。用。心。純。故。也。謙。見。殺。時。徐。聖。等。誣。其。迎。立。襄。王。世。子。王。文。力。爭。謙。不。辨。人。以。為。于。公。必。無。此。事。故。笑。而。不。辨。予。謂。尤。不。足。以。知。公。之。心。也。景。泰。廢。太。子。見。深。立。太。子。見。濟。未。逾。年。見。濟。亦。亡。當。是。時。儲。位。未。定。上。躬。不。豫。外。寇。猶。存。謙。之。心。又。恐。社。稷。之。危。也。必。有。密。啓。景。泰。為。社。稷。計。者。或。仍。迎。上。皇。或。仍。立。上。皇。之。子。或。擇。藩。王。之。賢。者。而。立。之。君。臣。魚。水。所。論。事。秘。外。人。不。得。知。也。故。景。泰。聞。鐘。鼓。聲。疑。曰。是。于。謙。耶。以。謙。之。忠。帝。豈。疑。其。篡。哉。帝。

必。深。知。謙。之。心。惓。惓。於。社。稷。之。不。可。無。人。故。疑。其。有。所。迎。立。耳。然。則。景。泰。無。子。襄。王。世。子。果。賢。於。上。皇。果。賢。於。上。皇。之。子。則。迎。立。之。謀。不。必。為。謙。諱。也。謙。但。知。有。社。稷。而。已。遑。知。其。他。吾。又。嘗。讀。宋。史。而。歎。明。之。不。止。非。謙。之。賢。實。景。泰。之。賢。也。宋。南。渡。時。有。相。如。李。綱。將。如。宗。岳。而。不。能。用。終。於。二。聖。不。歸。景。泰。用。一。于。謙。遂。使。社。稷。人。民。危。而。復。安。而。上。皇。亦。得。生。入。國。門。及。再。竊。大。位。而。反。戮。其。勲。臣。草。其。年。號。嗚。呼。冤。矣。然。而。公。論。卒。難。泯。沒。故。成。化。為。上。皇。之。子。而。特。旨。褒。公。之。忠。王。弇。州。亦。當。時。臣。子。而。深。不。以。易。儲。為。非。候。朝。

宗隔二百年。始生異議。魏叔子從而附和之。此非持論之苛。由其學識之小故歟。

魏徵論

魏徵者才智士也。非賢臣也。徵以諫得名。而所諫不得與古諫臣比。古之諫臣。婉諫與直諫不同。受賞與受誅又不同。要在問其心而已。其心純。雖好貨好色。孟子親勸其君而為君子。其心襍。雖攻擊上身。谷永日諫其君而為小人。魏徵之諫。魏徵之心。何如乎。太宗銳意太平。頗事粉飾。名言讜論。史不絕書。縱囚吞蝗之事。靡所不為。其不肯殺諫臣。以自累也。明矣。當

其諫也。太宗有故縱魏徵之心。魏徵有挾制太宗之意。太宗示其意。以引誘徵。而博納諫之名。徵反其迹。以迎合太宗。而彰能諫之直。是君臣之交相籠絡。以成名也。曷足貴也。使太宗有納諫之實。徵有忠諫之心。則太宗不應戴過徵。諫而不聽。亦當去矣。何君臣爭名。不憚煩乎。徵臨卒。以諫草付史官。太宗大怒。踣其碑。停其子之尚主。蓋至此。而君臣爭名之心。彼此露矣。不然。諫草何與于史官。而付諫草。又何損于太宗哉。太宗退朝。怒甚。曰。須殺此田舍翁。長孫皇后具簪珥以賀。乃免。夫太宗者英主也。果欲殺徵。殺可



也何必退而詛咒如兒女子然蓋不如此不足以彰  
皇后之賢此太宗詐魏徵以取名也太宗引徵望昭  
陵曰臣以為獻陵耳太宗臂鵠徵奏事故遲鵠死懷  
中夫魏徵者直臣也果人主不當念亡后玩禽鳥諫  
可也何必佯為不知而刻薄其趣不可施于友者而  
竟施于君以為不如此不足以動人之傳聞此魏徵  
詐太宗以取名也太宗納元吉妃殺張蘊古盧祖尚  
較望陵臂鵠二事過孰重焉而徵既無諫章又不去  
位其故何哉蓋徵固才智也知其說之可以行即  
不行亦無害則諫知其說之必不能行而又犯上之

呀忌則不諫其事太子建成時屢勸殺太宗建成不  
能用夫高祖之天下太宗之天下也以徵之才智豈  
不知以吳泰伯勸建成亦豈不知以修身睦弟勸建  
成而忍為此羽父華督之計者徵蓋深知建成昏暴  
不可以正言諫故也其諫太宗之心即其諫建成之  
心而已矣徵曾為李密官為竇建德官再為建成官  
終乃為太宗官女之四醜而以克家稱者也諡之曰  
貞愧矣

宋論

宋之病不病於小人而病於君子不病於君子之少

而病於君子之多。不病於君子之私。而病於君子之公。易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三代漢唐，惟有君子為用，專攻小人，常懼不勝。未有君子與君子自相攻，而置小人于度外者也。有之者，自宋始。宋君子太多，故意見雜出，而各自以為是。其自信太堅，故躬自薄而厚責于人。其居心太公，故厚於責君子而薄于責小人。夫國事蕪蕪然，非一人所治也。一人子子然，非獨力所支也。古之君子，知其如此，故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非其類者，鋤而去之，推其心，非以便乎己也。期有

濟於吾君吾百姓，而使己之形迹亦受之而不辭。當其時，豈無意見學術與吾為異者乎？要在審其大畧，其小降心以相從耳。又豈無仇怨之積，怙權之譏，側目于其側者乎？要在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而不顧其後焉耳。此古大臣道也。宋之君子則不然，以相爭為公，以乞退為高，以責備賢者為春秋法，以釋有罪為犯而不校。是故歐公攻狄青，唐介攻彥博，伊川東坡互相攻，所攻者君子也。攻君子之人亦君子也。王曾欲誅丁謂，楊億救之，太后欲竄蔡確，范純仁救之，所救者小人也。救小人之人則非小人也。嗟乎！君子小

人。昭。昭。然。判。若。冰。炭。猶。慮。人。主。狃。而。不。察。况。自。相。清。混。反。眼。如。不。相。識。而。欲。人。主。能。識。之。乎。孔。子。曰。吾。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不。于。惡。之。之。嚴。不。以。見。好。之。之。切。劉。向。曰。月。雖。暗。明。於。星。之。光。君。子。雖。非。賢。子。小。人。之。是。宋。之。君。子。皆。汶。汶。而。不。察。也。且。刻。覈。太。至。必。有。不。肖。之。心。應。之。富。公。欲。誅。高。仲。謀。希。文。曰。恐。朝。廷。子。滑。日。後。吾。輩。亦。不。免。富。公。自。河。北。歸。中。夜。旁。皇。歎。曰。希。文。真。聖。人。也。夫。希。文。為。宰。相。刑。賞。天。下。惟。其。當。耳。不。應。為。日。後。吾。輩。計。富。公。識。深。力。定。亦。不。應。快。於。利。害。而。悔。持。前。日。之。法。當。宣。仁。時。司。馬。當。國。熙。豐。

小人耽耽虎視乘間欲發形迹已露諸君子不以此時聯同人之歡行夫之決而乃洛蜀互爭代人自攻過矣其進調停之說者又知調停小人而不知調停君子何也今有鄉民掩廬盜賊環伺其家不磨刀外向而惟聞夫妻反目父子責善盜賊聞之寧不大快古者召公求去周公留之廉頗不悅藺相如下之蕭曹不同道而相和丙魏不同術而相薦唐玄宗將幸洛陽太廟災宗璟奏天災宜停巡幸姚崇曰大廟乃符堅舊林故壞無害于行璟遂無言以璟之剛知崇之諛而不復爭者不肯以小妨大而傷賢者之心為

國故也。宋則不然。臣爭於朝而洛蜀分。儒爭于野而朱陸分。欲國無亡得乎。

郭巨論

吾聞養體之謂孝。養志之謂孝。百行不虧之謂孝。巨孝人也。即慈父也。即廉士也。兒可埋。金可取。耶不能養。何生兒。既生兒。何殺兒。以兒奪母食。故埋似母愛兒也。以愛及愛。見請所與者。矣。見撫杯棬者。矣。殺所愛。以食之。是以犬馬養也。母投箸泣矣。奈何。抑以埋間。母弗禁。似母勿愛兒也。以惡名懟母。而以孝自名。大罪也。是兒者。寧非乃母之血食嗣乎。其絕之也。殺

子則逆。取金則貪。以金飾名。則詐。烏乎孝。雖然。僅拆其理。未發其術也。為之奈何。曰。知某所有金。偽攜兒掘。駭于衆。曰。金也。金也。天哀子孝。故余畀云爾。蚩蚩者。見其金。則驚臨以天。則又驚相與傳其孝。不哀不。然。禁兒食可也。棄若兒可也。鬻之以濟母食可也。殺之亦無不可也。而埋則何說。設當日者。巨不生兒。無可埋。巨多兒。不勝其埋。則奈何。使巨見金。揮鋤不顧。如管寧。然則奈何。或掩其處。別掘之。以卜天心。則又奈何。韓愈書。郭人對以其剔股欲腰。諸市若巨者。其尤出郭人上哉。

徐有功論

生人仁也。殺人勇也。然生人之勇甚于殺人。何哉。殺  
人者侃侃類公。縱垂于理。君上無所疑焉。生人者迹  
類徇私。往往人未接而已先不免。非勇過責育。其孰  
能之。余讀唐書。至徐有功傳。而不覺涕之淫淫也。當  
武后朝。酷吏債興。獨有功能持平法。人皆稱有功寬  
厚長者。而不知非以知有功也。有功上與武后爭。下  
與酷吏擠。屢濱于死。而不懼者。其中有所守也。所守  
惟何。曰法而已矣。法者聖人制之。祖宗定之。原非徒  
為天下臣民設也。誠恐後世為人君者。寬則弛。嚴則

濫。惟予言而莫違。故設一定章程。以平天下之罪。以  
制一人之喜怒。而又付之廷尉司寇。俾抱此以與天  
子爭。奈天下之為廷尉司寇者多。而如有功者少也。  
則亦有法如無法而已矣。孔子曰。吾未見剛者。曰守  
死善道。如有功者不愧其言。雖然有功。豈果縱朝廷  
法以失出為名譽哉。昔徐邈在魏武時。人稱為通。及  
在涼州。人稱為介。或以問毛玠。玠曰。當魏武時。人皆  
毀車服以崇儉。而徐公不改其常。故名為通。今士大  
夫風流相尚。而徐公不改其常。故名為介。是世人之  
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當武后時。賢如魏元忠。薛季

景俱以嚴見憚而有功獨多平反然則史稱其多失  
出也非真失出也舉世失入則有功以失出聞矣猶  
之舉世尚通則徐公以介稱矣有功但知奉法而已  
不知其出與入也且夫君子之救時也不可守其經  
而不達其變也孔明當劉璋後治尚嚴有功當武后  
時治尚寬此因時而變者也崔郾治鄂則寬治陝則  
嚴此因地而變者也古之君子以矯時救俗為達變  
後之君子以隨時徇俗為達變使有功生于梁武之  
朝以麪為犧牲殺人。不抵罪吾知涕泣好生迎合上  
意者周興來俊臣輩俱能轉而為之而此時之引律

固爭必以殺人為事者安知非有功耶雖然使有功  
稍有畏憚之見為后所挾持必不能霽威屈己屢躡  
屢起惟其殺之不憂赦之不喜后雖驚毒天性感動  
而不得不重其人不得不從其請向之所喜酷吏誅  
殺殆盡而有功三坐大辟卒能晏然以官壽終其初  
心必不自意至此而卒其所以至此者其中又有天  
在故也嗚乎世之為大臣而司法律者可以鑒矣

張良有儒者氣象論

伊川稱良有儒者氣象余甚惑焉若良者范蠡范雎  
之徒耳何儒之有謂其能報仇與則荆軻聶政皆儒

謂其能決勝與。則蕭何陳平皆儒。在良豈忠于韓哉。  
麗生勸立六國時。良果為韓。正當成人之美。使韓有  
後矣。發八難以阻之。則韓絕。且良亦豈忠于漢哉。良  
見高帝春秋高。思自託于呂氏。故詭為太子樹羽翼。  
其子辟彊年才十五。童子何知。而說丞相授諸呂。以  
兵非良之貽謀。而何尚太尉不得入北軍。則劉氏又  
絕。儒者絕。兩國可乎。或謂良善藏其用。明哲保身。類  
儒不知良之用。久已盡矣。其中無所藏也。良教高祖  
誅降背約。智囊已竭。此外不聞有久安長治之道。告  
高祖。而高祖不用者。叔孫制朝儀。陸賈作新語。旁人

紛紛自附儒。良居其間。漫無可否。其所藏者。果何用。  
耶。若僥倖免禍。則爾時不將兵者。俱善。終不獨良也。  
然則伊川最重儒。而偏許良。何與。豈以其狀貌恂恂。  
類婦人女子之故與。

啟唐鑑李德裕論

報恩類喜報怨類怒。喜怒者皆性情之所必。不容已。  
者也。然喜怒以類者。鮮矣。故聖人不禁人之報怨。而  
但教之以直。若曰怨其所當怨。亦報其所當報。可耳。  
若必矯其情。而姝姝然曰。我但恩報不怨報也。則渚  
黑白而蔽天良。其所謂報恩者。亦偽也。唐鑑稱李德

通鑑卷一百一十四  
李德裕論

裕裴度俱為賢相而李以報怨故致竄死海上不能  
如裴之善終又曰李之黨多君子牛之黨多小人李  
報牛是以燕伐燕陋哉范氏之說也孔子曰未見好  
仁者惡不仁者李既為君子牛既為小人以君子攻  
小人所謂惡不仁也非報怨也若不問其何以怨何  
以報而但以為有怨無報是文王聞崇侯讒己不當  
伐崇周公聞管蔡流言不當誅管蔡也漢蓋勳救正  
和曰我為梁使君謀非為蘇正和也怨之如初故蘇  
有當死之罪勳必殺之穆宗用裴度不專故度不得  
行其志度果大用則李宗閔皇甫鏗輩度亦必殺之

何也不惡不仁不足以為仁也夫刀鋸者聖人之所  
不能已也虎豹者造父之所不能馴也純臣愛君之  
國其于愛己之名故除小人如農夫之除草惟力是  
視苟有避嫌之心調停之說與寬一分為將來餘步  
恐朝廷手滑吾輩亦不免凡此者皆私心也皆中人  
以下語也宋之天下所以不振者正坐當朝大臣少  
一德裕耳温公作通鑑以德裕受維州為非故棄米  
脂四郡以與西夏范氏作唐鑑以德裕報怨為非故  
于熙豐小人勸誅戮兩賢之意自謂薄德裕而不  
為宜若國安身安俱如裴度之善終矣卒之國不安



至。淪。沙。漠。身。不。安。幾。至。剖。棺。較。德。裕。之。禍。只。一。身。罪。  
止。一。竄。者。反。較。酷。烈。豈。非。識。力。不。純。斤。斤。于。禍。福。論。  
久。之。故。我。若。夫。黨。又。不。可。槩。論。爲。洛。黨。蜀。黨。朔。黨。皆。  
賢。人。也。其。道。宜。散。宜。解。而。不。宜。結。牛。李。二。黨。一。君。子。  
一。小。人。也。爲。君。子。者。宜。報。宜。殺。而。不。宜。寬。宣。宗。居。藩。  
受。武。宗。狎。侮。故。登。極。後。復。僧。寺。貶。石。雄。專。改。舊。章。不。  
用。毛。髮。浙。灑。之。李。太。尉。自。有。汗。透。重。裘。之。令。狐。絢。至。  
矣。然。一。則。威。服。三。鎮。一。乃。郊。迎。麗。勳。捨。騏。驎。而。策。鴛。  
駘。其。效。不。彰。彰。可。觀。乎。厥。後。周。墀。入。相。韋。奧。戒。曰。願。  
相。公。無。權。蓋。亦。有。戒。于。德。裕。而。爲。此。言。不。知。門。生。天。

子。之。曰。權。終。不。在。相。公。也。善。乎。宋。尹。源。之。答。客。問。曰。  
人。臣。不。忠。孰。大。曰。無。過。爲。大。嗟。乎。若。德。裕。者。固。人。臣。  
之。有。過。者。歟。

姚崇宋璟論

唐。姚。宋。並。稱。而。議。者。多。優。宋。而。劣。姚。余。謂。不。然。夫。乞。  
乞。矜。矜。万。仞。壁。立。立。于。朝。使。百。辟。消。其。邪。心。此。臣。道。  
之。如。山。者。也。宋。璟。是。也。靜。深。有。謀。涵。蓋。一。切。准。幾。也。  
能。成。天。下。之。務。此。臣。道。之。如。海。者。也。姚。崇。是。也。然。而。  
山。雖。高。蛟。龍。不。居。海。雖。渾。變。化。不。測。余。故。曰。崇。勝。也。  
夫。人。主。之。懷。諫。而。暱。小。人。者。情。也。所。貴。爲。大。臣。者。不。

逆其情而善誘之。以歸於道。不必有排斥小人之迹。而能使之與人主日踈。崇之對韋東都。與其黜姜皎。罷魏知古者。皆璟之所不屑為。而亦璟之所不能為者也。吾嘗謂天寶之禍。宗璟在猶可憂。而姚崇在則無慮。何也。彼明皇者。英主也。其畏璟而愛崇也。素矣。源乾曜奏事稱旨。必曰姚崇之謀不合。則曰何不與姚崇議之。自崇死。而天下無如崇者。李林甫始得以才見用。然臨軒之禮。卒不相假者。終知林甫之非崇也。知其非崇。而必用之者。太平日。久而樂用才臣。以自暇自逸。則姑任之。為快。而張九齡者。宗璟傳也。有

其道無其術也。道不合。則爭。爭不得。則去。九齡去。而天下無爭之者。李林甫始得以見才用。使其時有若崇者。為之內娛。主意于所甚安。而陰以計擠小人。于外。則終玄宗之世。林甫不得專政。而祿山不得入宮。矣。且人但知為璟難。不知為崇難。但知用璟難。不知用崇尤難。張易之譖魏元忠。使張說為証。說許諾。宗璟要之。卒以敗悔。崇告謁十餘日。諸事委積。盧懷慎不能決。惶恐入謝。夫以張說之反覆。而一旦效璟。卒為正人。以懷慎之忠清。而終身效崇。不能決事。豈非德易及。而才難強者乎。人主雖非甚聰。皆能涉獵書

史。審察邪正。若璟之犯顏諫諍。公罪也。中才之主。雖重違其意。而心固識其忠。若崇之細行不矜。所使者以賄欺。此私罪也。苟非大度之主。又安能用之。而不疑。今有棟梁之材。而不免贅疣之形。此固衆人之所棄。而大匠之所取也。嗟乎。從來君子之自為。往往多踈。小人之防身。往往多密。以姚宋之賢。開元之治。兩人皆以微罪行。不久于其位。李林甫獨專相二十餘年。君臣魚水。彼其罪過。必十倍姚宋。萬萬矣。然而明皇甘以天下付之。至于高力士諫。而猶不悟。豈其工于防君子。而拙于防小人哉。要知姚宋之過。易于見。

聞而林甫之惡。難于發露。故也。讀史至此。不能不掩卷而深感慨焉。

### 愛物說

婦人從一。而男子可以有媵侍。何也。曰。此先王所以扶陽而抑陰也。狗彘不可食。人食。而人可以食。狗彘何也。曰。此先王所以貴清而賤濁也。二者皆先王之深意也。先王有治世之權。不必明言其故。而但定其制。使民由之。後世不察。見孟子訓愛物。佛家戒殺。于是人與物。幾溷淆。而莫分。蕭子良之慧。蘇子瞻之聰。皆惑焉。夫愛物與戒殺者。其心皆以為仁也。然孔子

論仁曰愛人。不曰愛物。又曰仁者已欲立而立人，不  
曰立物。此意惟呂覽得之。曰仁于萬物，不仁于人，不  
可謂仁。不仁于萬物，獨仁于人，可以謂仁。仁也者，仁  
于其類也。可謂善言仁者也。愛人，不難知，所以愛人  
為難。孔子教弟子泛愛眾，必曰而親仁。孟子稱堯舜  
之仁，必曰急親賢。人之中尚宜擇仁者賢者而愛之。  
況物乎？古者執雉，執雁，四靈為畜，愛其物之類人也。  
誅盜賊，刑僉王，惡其人之類物也。厩焚，子曰傷人乎？  
不問馬。衛侯之馬啓服死，公命為櫝，子家子請食之，  
以不愛為愛，而愛乃大。以不仁于物為仁，而仁乃純。

然則孟子稱穀豕不入污池，禮大夫無故不殺羊，士  
無故不殺犬豕，奈何？曰此非愛物，正所以愛人也。懼  
魚之不繁，將不足于食，懼大夫士之有故，將不得殺。  
羊犬豕故儉惜，畜養之以待其食，與殺耳。為人計，非  
為魚鼈羊犬豕計也。然則君子何以遠庖廚？曰此非  
愛物，亦所以愛人也。恐近庖廚則不忍，不忍則不食。  
遠庖廚則忍，忍則食。然此亦寓言耳。與勸好貨好色  
同，不可以詞害意也。孟子欲充齊王不忍之心，以保  
民而王，故因牛而戒及庖廚。觀下文權輕重，度長短  
之言，則賤禽獸而重百姓之意，昭然若揭。不然，孟子

非不食庖廚者也。見其死，聞其聲，則不食。不聞不見，則食之。是後世鄉曲之儇，掩耳盜鐘之說也。彼齊王之興甲兵，危士臣，民之死于鋒鏑者，皆在數百里外。齊王所不見，其骸骸不聞其哀號者也。比之庖廚，不更遠耶？而得謂之君子耶？

後出師表辨

後出師表非孔明作也。夫兵危事也。伐國大謀也。張皇六師者有之。一鼓作氣者有之。拑馬而食，以肥應客者有之。未有先自危怯，昭布上下，而後出師者也。若果為亮作，是亮之氣已餒，而其精已消亡矣。其前

表曰：興復漢室，還于舊都，不效則治臣之罪。何其壯也。後表曰：坐而待亡，不如伐之。成敗利鈍，非臣所能逆覩，何其衰也。當是時，街亭雖敗，猶按西縣千家，以歸蜀之山河天嶮如故。後主任賢勿貳，非亡國之君。亮再舉而斬王雙，殺張郃，宣王畏蜀如虎，大勢所在，有成無敗，有利無鈍，已較然矣。何至戚戚嗟嗟，遽以才弱敵強，民窮兵疲之語上危主志，下懈軍心，而又稱難憑者事，以豫解其日後無功之罪。雖至愚者，不為而謂亮之賢而為之乎？表中六難，屢言曹操之敗，再言先帝之敗，以歸命于天。此日者家言也。將軍出

師而為此言無謂。已不解而欲後主解無益。胸中抱六不解而貿貿出師悖矣。按此表上于建興六年。亮此時年未五十。非當死時也。後死于十二年。天也。非亮之所當知也。諸賢死盡而勸降之。譙周老而不死。天也。又非亮之所當知也。亮不特知漢之必亡。且知已與諸賢之中年必死。豈理也哉。當鄧艾入蜀時。使後主聽姜維之言。早備陰平。及陽安關口。則艾不能入。縱入後。其時羅憲霍弋猶以重兵據要害。故孫盛以為乞師東國。徵兵南中。則蜀不遽亡。將士在劍閣者。聞後主降。咸怒拔刀斫石。然則亮死後十餘年。蜀

未可亡。而亮出兵時。乃先云坐而待亡者。何耶。然則此表誰作。曰此蜀亡後。好亮者。附會董廣川明道不計功之說。以夸亮之賢且智。而不知適以毀亮也。裴松之稱此表本集所無。出張儼默記。陳壽削之。真良史哉。

送醫者韓生序

仁無術而不行。堯舜之政。周孔之教。神農之藥。皆術也。所以行其仁也。使堯舜周孔神農雖仁。其民如嬰兒。而無術以及之。其奚能為。雖然。後之人為政。教醫藥。其厲民加倍焉。豈古人之術不仁歟。曰仁者見之。

謂之仁也。見何在志。是已。孔子稱志于道。孟子稱尚志。又曰。夫志氣之帥也。志之所在。不特慧力與俱。而精誠之至。天亦相之。今之為政。教醫藥者。推其志。果可以見周公孔子神農乎。然則其術之不工也。乃其志之不仁也。韓君宗海挾醫術。來白門。白門之人。或死瘍。或宿瘤。或嗑疾。而腰急。或創未合。而陷焉。以深或申。且呼暑。嗷嗷然。自不得一睽。君治之。脫手愈。用是名稱噪于時。韓君大言曰。得諸公千譽。不如得隨園一序。故人蔣用菴為通其意。甚婉。余以初測交。故筆染復休者屢矣。亡何相遇。于用菴處。極道所違。遲

序君意。君又大言曰。吾索序。非欲繩我美也。顧吾懷欽欽。在抱無有。能宣究之者。吾始任戴冠。即通儒兼通鑄。凝家言。以為均不足。以仁吾氓。故溺苦于醫。為品。裝每生計。此志也。非公聲之于文。則誰了我于冥冥者。嗟乎。君之志如是。君之術可知。且夫古之醫者。皆刀錘。砭擣。引毒。熨之。為非徒恃湯液也。故藥暝眩。而效亦易徵。今轉科而別之內治。為優。外治為絀。是何異為政。教者抱黃圖。赤縣為兢兢。而遺視九寰八陵耶。君之術能治內。而專以治外名。是則君之所以取效。致功。即其所以探本。扼要也。余悲夫世之人。

通鑄凝家言以為均不足以仁吾氓故溺苦于醫為品裝每生計此志也非公聲之于文則誰了我于冥冥者嗟乎君之志如是君之術可知且夫古之醫者皆刀錘砭擣引毒熨之為非徒恃湯液也故藥暝眩而效亦易徵今轉科而別之內治為優外治為絀是何異為政教者抱黃圖赤縣為兢兢而遺視九寰八陵耶君之術能治內而專以治外名是則君之所

知君術之工而不知其所以工故序君說以送君而兼以勗世之行仁者擇術者立志者

送望山相公入閣序

置一人為九卿六曹之官其不可不可得而知也置一相于九卿六曹之上而不可天下之兒童走卒已知之矣是何也百官論才宰相論望才可表見于臨時望必積累于平日此三公之位之所以難也雖然養望難副望尤難今夫雲人皆知其能為霖也然不過起于山中覆于一方則望之者欲亦易饜若夫蓬蓬然起于泰華之阿彌漫于九天之表則望之

者咸引領于無窮倘沛然作雨而亦區區霖已焉則又安貴夫垂天之雲哉枚弱冠遊京師聞論相者輒曰尹公尹公今枚年五十公才入閣然則公之望久矣望如公而何待于枚言亦惟望如公而枚又安得無言從來儒生之見往往與在位者相儼而馳非在位者之過也一旁觀一當局旁觀者好以太古迂遠之言靡切左右而勿度今所能行者陳之則不如其黑而已也夫大臣之道豈一定哉周公教成王所其無逸而召公則教之以伴奭優游宋璟諫明皇母幸東都而姚崇則勸以東巡無害卒之召公大聖也



姚崇大賢也。其若是何。我要在誘君心。于當道而  
已。不失其正而已矣。唐陽城一諫官耳。尚不肯爭細  
事。以累名。宰相非諫官比也。將朝夕坐論。與社稷同  
休戚者也。行而世為天下法。則行焉言。而世為天下  
則則言焉。或時之未可。勢之未宜。則所責乎積誠悟  
主。伺間責難。而不在乎改一成法。增一科條也。天下  
人信公之深。愛公之切。必揣摩而相告曰。以公入相  
而未有聞于人間也。其必嘉謨入告。而不使外人  
知耶。抑必重其身。以有待而將大造于將來耶。如  
是十年天下之望公者。未有既也。則公之望雖未副。

也。而卒無損也。所慮者矜報恩之迹。急任事之名。小  
其遠者大者。或不敢探懷以取。則旁引雜出。而轉多  
瑣屑紛更之為。使天下望此。而得彼。望大而得小。而  
天子亦知其底蘊之已窮。他日有言必厭而輕之矣。  
平素之望。豈不危乎。以公之明。必不出此。而故所以  
譏議者。恐公虛懷太甚。竟忘其負荷之重。若此。而亦  
等于尋常作相者之所為。又恐公一事一言。必先立  
身于無過之地。而周旋曲折。轉足以招人之疑。不知  
過也者。愈避之。而愈至者也。古大臣但知有國。不知  
有身。不知有身。何知有過。甚至機失謀乖。猶戀戀而

不能已而况躬逢一德明良之盛也哉。枚見天下之人望公已甚而枚之望公又更甚于天下之人。故于公之入閣也。陳所慮以規公亦書所見以質公。

高文良公味和堂詩序

詩始于臯夔。繼以周召而大暢于尹吉甫。魯奚斯諸人。此數人者皆詩之至工者也。然而皆顯者也。自君子道消。乃有考槃衡門諸作。毋乃窮而後工之說。其亦衰世之言乎。本朝文思天子相繼代興。厥有新城尚書首唱唐音。為國初冠天下。翕然宗之。此亦顯者為詩之效也。然論者猶訾其事藻飾少。性情則聲聞

雖隆亦尚有未饜于人心者。夫人臣之不可不臯夔也。猶詩之不可不唐音也。學臯夔者衣以其衣冠。以其冠。屐擊而拜。賜焉。其臯夔乎。學唐音者習其趨慢聲。其句讀終日。莞絃鏗鏘。其唐音乎。善學臯夔者莫如周召。然其詩無喜起明良一字也。善學周召者莫如吉甫。奚斯。然其詩無卷阿東山一字也。後世王朗學華子魚。學之愈肖而離之愈遠。此其故可深長思矣。明七子學唐用宮調而尊摩初盛。故多疵焉。新城學唐兼角羽而旁及中晚。故少疵焉。然皆莊子所謂循迹者也。非能生迹者也。唯我朝顯位而以詩聖者

其惟大司農高文良公平。所為味和堂集。思沉采鮮。聲與律應。謂之唐不可不謂之。唐又不可其真能潤色休明。軼新城而上者矣。然而公詩之工。未有所聞于人間者。則因公之高爵盛業。有以掩之也。夫士君子每苦無名位。以昌其詩。而若公之巍巍者。又轉以彼累此。此予之所以嘆也。然就大以見小。即本以該末。而公詩之所以工者。彌可知矣。公從子慧將重鐫公集。余從與成之。非徒闡祖德表幽光也。將以彰我朝賡歌之隆。不在唐虞下。而兼使世之論詩者有所矜式。以無事區區摹揣。則公之功固亟亟宜表而慧

此舉又豈宜得已耶

陶氏宗譜序代振聲作

將收族而忘其祖可乎。曰不可。本之不存。枝將焉附。將尊祖而遍收其族可乎。曰不可。流之太紛。源將及混。然則尊祖何如。曰以始遷某郡者為始。收族何如。曰以始遷某郡祖之子孫為始。此陶氏族譜所由立也。陶氏系出潯陽淵明。後譜牒難考。明初蘇哥公死王事。以校尉贈都督。世襲正千戶。其孫請侯。改官蘇州。遂家焉。吳之有陶氏也。自請侯公始也。傳十二世為振聲祖。文英公將徵范氏立義。莊權輿未就先君

子承厥考。心而多大之。捐田千金二千。建祠因果。甚祀請侯公。凡其所自出者。歲食其田之租。吳中陶氏之有義莊也。自先君子始也。振聲謹按。大傳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康成註云。別子。諸侯之次子。其始遷他國者是。然則請侯公始遷於吳。為陶氏居吳者之始祖禮也。第周道親親。而中庸則曰。親親之殺。以為不殺其疎遠者。則親親之道。必泛濫無統。而所應親者。反不得與。然則欲收族。莫如立義莊。欲立義莊。莫如修宗譜。修之若何。曰。考始祖以前出者。書之。譜見本幹所自來。考始祖以後出者。書之。譜見推恩所自。

起自贊哥公。至振聲。九十四世。此本幹所自來也。自靖侯公。至振聲。九十二世。此推恩所自起也。明乎此二義。而拜祠者。既無疎遠隔絕之嫌。資財者。亦無屑越覬覦之弊。此宗法也。亦先人志也。

胡斯威駢體文序

文之駢。即數之偶也。而獨不近取諸身乎。頭奇數也。而眉目而手足。則偶矣。而獨不遠取諸物乎。草木奇數也。而由藥而辨鄂。則偶矣。山峙而雙峰。水分而交流。禽飛而並翼。星綴而連珠。此豈人為之哉。古聖人以文明道而不諱修詞。駢體者。修詞之尤工者也。六

經濫觴。漢魏延其緒。六朝暢其流。論者先散行。後駢體。似亦尊乾卑坤之義。然散行可蹈空。而駢文必徵典。駢文廢。則悅學者少。為文者多。文乃日散。若夫四六者。俗名也。庚業楚及呂覽。所稱四六。非此之解。抑子稱駢四儷六。樊南稱六甲四數。亦偶然語耳。治此名文於義。何當。宋人起而矯之。輕倩流轉。別開蹊徑。古人因而存之。之義絕焉。自是格愈降。調愈卑。靡靡然。皮傳而已。雖駢其詞。仍無資於讀書。文之中。又唯駢體尤敝。吾文胡稚。咸有意振之。得若干。若錦擗霞駁。技至此乎。然吾謂稚威之文。雖偶實奇。何也。本朝

無偶之者也。加陵綺園。非其偶也。今人不足取于古人。偶之者。至漢生而止耳。再偶則唐四家與徐庾燕許也。吾將偶之。而恐未逮。乃先為之序。

汪樸廬聖湖詩序

聖湖。亭亭然。橫于杭之城西。而春而秋。而昏而朝。丈夫女子。儻俟。咸嬉遊焉。躑躅焉。群以為美。而卒不能言其所以美也。樸廬先生為詩若干。凡嘉卉雜樹。荒祠古亭。靡不以五字韻之。而又自趙宋以來。一典實一故事。必縷述焉。凡聖湖之所有者。詩靡不有也。即聖湖之業已無者。詩則未嘗無也。今而后聖湖

之美先生言之矣且盡之矣惟是先生與叔同傍聖湖而生同別聖湖而仕當先生在家時未始有詩而今始追而為之則又未嘗不嘆人情之近則易忽而遠則相思也今年先生七十有六叔亦四十有五園田宅舍同具白門想重到兒時釣弋處相攜而送謠知復何日蒼在鬢烟波在天三復斯篇如蕩舟湖中水色猶明紙上然則先生之索序于余也蓋亦越吟而使越人聽之之意也

所知集序

梁昭明不錄何遜之文為其生存也唐裴濟反之則

又非交好者不錄是二者皆有所偏焉夫錄之者傳之也其文之可傳與否非夫人之存亡係之也孟子曰有見而知之有聞而知之道統如是詩文奚獨不然陳子直方選近人詩三集顏曰所知蓋及其身之所見者半所聞者半也夫詩無涯而知有涯四海大矣人才衆矣執邱里之耳目而繩天下而自以為足焉不已慎乎陳子之名是集也若曰就吾所得者而存焉是亦舉爾所知之義云爾然則未為陳子所知而漏是集者可無憾矣天下知詩者有涯而不知詩者無涯宋以後詩話日繁門戶日多張一論者多樹

一敵若再搯擊而談體例。不又慎乎。陳子之名是集也。若曰就吾所愛者而存焉。是亦知之為知之之義。云爾。然則陳子于其所不知。本置之闕如之例。而世之未入是集者。又可無憾矣。茲集之傳也。其廢乎。雖然。直方之齒未也。他日遊益廣。學益深。其所知者。寧就是而竟耶。漢杜李雅之言曰。知而復知。是謂重知。吾願直方之重之也。

隨園記 全六首 今存四

金陵自北門橋西行二里。得小倉山。山自清涼胚胎。分兩嶺而下。盡橋而止。蜿蜒狹長。中有清池水田。俗

號乾河。沿河未乾時。清涼山為南唐避暑所。盛可想也。凡稱金陵之勝者。南曰雨花臺。西南曰莫愁湖。北曰鍾山。東曰冶城。東北曰孝陵。曰鷄鳴寺。登小倉山。諸景隆然上浮。凡江湖之大。雲烟之變。非山之所有者。皆山之所有也。康熙時。織造隋公當山之北巔。構堂皇繚垣。曠樹之。菽千章。桂千畦。都人游者。翕然盛一時。號曰隋園。因其姓也。後三十年。余宰江寧。園傾且頽。弛其室為酒肆。輿臺。嚙禽鳥獸之不肯。偃伏百卉。燕謝春風。不能花。余惻然而悲。問其值。曰三百金。購以月俸。茨牆剪闥。易簷改塗。隨其高為置。江樓

隨園外錄 卷之二 三十一  
隨其下為置溪亭。隨其夾澗為之橋。隨其湍流為之舟。隨其地之隆中而款側也。為綴峰岫。隨其蒼鬱而曠也。為設宦室。或扶而起之。或擠而止之。皆隨其豐殺繁瘠。就勢取景。而莫之矢闕者。故仍名曰隨園。同其音。易其義。落成。歎曰。使吾官于此。則月一至焉。使吾居于此。則日日至焉。二者不可得兼。舍官而取園者也。遂乞病。率弟香亭。甥湄君。移書史。居隨園。聞之。蘓子曰。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然則余之仕與不仕。與居茲園之久與不久。亦隨之而已。夫兩物之能相易者。其一物之足以勝之也。余竟以一官易此園。園

之奇可以見矣。丁巳三月記

隨園四記

人之欲。惟目無窮耳。耶鼻耶口耶。其欲皆易窮也。目仰而觀。俯而窺。盡天地之藏。其足以窮之耶。然而古之聖人。受之以觀。必受之以良。良者止也。於止。知其所止。黃鳥且然。而況于人。園悅目者也。亦藏身者也。人壽百年。悅吾目。不離乎四時者。是藏吾身。不離乎行坐者是。今視吾園。奧如環。如一房。畢復一房。生。襍以鏡光。晶瑩澄澈。迷乎往復。若是者。于行宜。其左。琴其上。書其中。多尊壘玉石。書橫陳數十重。對之時。個



然以遠。若是者于坐宜。高樓障西。清流洄狀。竹萬竿。如綠海。惟蘊隆。宛暘之勿虞。若是者與夏宜。琉璃嵌。隱目有雪。而坐無風。若是者與冬宜。梅百枝。桂十餘。叢月來。影明風來。香聞。若是者與春秋宜。長廊相續。雷電以風。不能止吾之足。若是者與風雨宜。是數宜者。得其一。差強人意。而况其兼者耶。余得園時。初意亦不及此。二十年來。庸次比偶。艾殺此地。棄者如彼。成者如此。既鎮其甍矣。夫何加焉。年且就衰。以農易仕。彈琴其中。咏先王之風。是亦不可以已乎。後雖有作者。不過酒。借之事。丹堊之飾。可必其無所更也。宜。

為文紀成功。而分疏名目。以效輞川云。丙戌三月記。

隨園五記

志餘於才。則樂才餘於志。則不樂吾志。願有限而所詣。每過所期。自分官職得郡。文學已足。而竟如大邦家計。得十具牛已足。而竟擁百畝園。得一椽已足。而竟四記之。疏名目而分詠之。私揣余懷過矣。我不意數年來。過之中。又有過焉。余離西湖三十年。不能無首邱之思。每治園。戲傲其意。為隄。為井。為裡。外湖。為花港。為六橋。為南峯北峯。當營構時。未嘗不自計曰。以人功而傲天造。其難成乎。縱幾於成。其果吾力之。

能支吾年之能永否。今年幸而皆底於成。嘻。使吾居  
故鄉。必不能終日離其家。以遊於湖也。而茲乃居家  
如居湖。居他鄉如故鄉。驟思之。若甚幸焉。徐思之。又  
若過貧焉。然讀易。賁之六五曰。賁於邱園。束帛戔戔。  
吝。終吉。輔嗣註云。施飾于物。其道害也。施飾邱園。吉  
莫大焉。謂邱園草木所生。本質素之處。故雖加束帛。  
雖吝而終吉。左氏曰。樂操土風。不忘本也。余雖貧不  
知止。而能合於易。以操土風。或免於君子之譏乎。彼  
世之飾朱門。塗白盛者。或為而不居。居而不久。而余  
二十年来。朝斯夕斯。不特亭臺之事。生生不窮。即所

手植樹。親見其萌芽拱把。以至于蔽牛而參天。如子  
孫。然徒乳哺而長成。而壯而斑白。竟一一見之。皆人  
生志願之所不及者也。何其幸也。雖然。草木如是。吾  
亦可知。吾既可知。則此後有不可知者在矣。戊子三  
月記。

隨園六記

嘗讀晉書。太保王祥有歸葬隨葬兩儀。方知隨之時  
義不止嚮晦人寔息而已也。余先君子卒於江寧。欲  
歸葬古杭。慮輿機之艱。不果。欲隨葬。茲七。又苦無哲  
宅。所以故將牢穴豫。慢葬者十有七年。思古人未葬

不除服之義。瞿然自以為非人。今年春有形家來。謀  
園西為兆域者。余聞往視。則小倉山來脉平遠夷曠。  
左右有甌。隙岸岳草樹覲擊。封以為塋。宰如也。因思  
予有地廿年。不知一旦而知毋亦先君子之靈有以  
訟我乎。遂請于太夫人。以己丑十二月十六日。扶柩  
窆焉。塋離園僅百步。以故播翼安穩。得時時除其草。  
灌其宰樹。審諦其墓石。予故貧士。幼時先君子慕遊  
楚粵。余遊學京師。父子常相離也。今以一園之故而  
先君子厝於斯。祭於斯。奠幽宮于斯。父子蓋未嘗一  
日相離。是豈強而為之哉。亦隨其地之便心之安而

已塋旁隙地曠如。余倣司空表聖故事。為己生塋。將  
植梅花樹松。與門生故人詩飲其中。若是者何。子隨  
父也。曠畧為二。俾異日夾溝可彙。若是者何。妻隨夫  
也。曠尾留斬板者。又數塚。若是者何。妾隨妻也。沿塋  
而西。自高嶺。窳衍而長。凡僂徙扈養婢媪之亡者。聚  
而瘞焉。若是者何。僕隨主也。嗟乎。古人以廬墓為孝。  
生塋為達。瘞狗馬為仁。余以一園之故。冒三善而名  
焉。誠古今來園局之一變。而隋之時。義通乎死生。晝  
夜推恩。錫類則亦可謂大矣。備矣。盡之矣。今而後其  
將無記。則尤不可不記也。庚寅五月記。

隨園文鈔卷二終

今燈巨空卷里始集

98-13662

